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三

魏地形據武定

魏收魏書地形志敘首云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夷翦逋僞一國一家遺之度外吳蜀而已正光已前時惟全盛戸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恒代而北盡爲丘墟崤潼已西煙火斷絶齊方全趙死如亂麻生民耗減且將大半永安末年逆賊入洛官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戸全無追訪

今錄武定之世以爲志焉正光前戶口倍於晉太康者太康猶承漢季三國大亂而正光時魏之平定已百餘年故戶口極蕃此言理宜有之恒代云云謂六鎮之叛杜洛周葛榮等反逆賊入洛謂尒朱榮及兆也武定是東魏末帝孝靜帝最後紀元其八年遂禪齊乎前後論史例志地理有以最盛者有以最後者此眞最後矣若論盛時則當以孝文帝太和中彼時遷都洛陽爲魏之極盛今不取而用武定爲正故志首司州而治鄴城本相州即孝靜帝即位之元年改元天平遷都於此而改名之其時已政歸高歡帝徙

擁虛名誠未造矣魏收之爲此要亦因盛時文簿已亾不得已也此下又言其淪陷諸州戶據永熙綰籍永熙是孝武帝紀年帝於三年即西奔長安矣此志中所列有郡縣名無戶口數者大抵皆他國地而虛言之

官氏志

官氏志詳於官略於氏夔官京師同年進士廣西岑谿令海寧尉春苑兮寄松龕初刻中有代北姓譜於考索最有益久而佚去附識待訪

梁州郡縣數

梁陳無志隋書各志皆補梁陳事獨地理志專志隋不補梁陳雖小字夾注中間一及之亦不備也惟於敘首約舉梁地理云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梁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略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愚謂南朝梁爲極盛以襲國久且當魏亂故元嘉永明太建皆不如雖其州郡縣數之多由析置者緜然土宇亦實恢拓假令陳慶之殺元顥據洛勢將混一天厭梁德顥背慶之潰歸梁事去矣

陳州郡縣數

又約舉陳地理云侯景構禍墳籍散逸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逮于陳氏土宇彌蹙西亾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惟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愚謂南朝梁最盛末年却最衰陳之蹙承梁故也通鑑一百六十四卷梁元帝紀承聖元年十一月即位於江陵改元大赦侯景之亂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胡三省注北盡武寧與岳陽王詧分界西拒硤口與武陵王紀分界通鑑誤以紀東下在

承聖元年故胡注如此其實此時蜀已爲周所取并非紀有誤見後六十三卷陳承梁雖平蕭勃而西不能取蜀北雖暫有淮吳明徹兵敗被虜故曰北喪淮肥土宇彌蹙陳州數已見前六十六卷

齊周分界

齊周亦皆無志隋書各志兼補齊周事獨地理則專於隋不能旁及故於齊周亦皆從略惟於敘首約舉齊周地理云齊天保末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周創平東夏多有省廢大象二年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

愚謂上文歷舉累代疆域大凡西漢極盛不過郡國一百三今周雖并齊尙未得陳且旣云多有省廢而州數比西漢極盛乃倍之有餘者蓋承歷代分析故說詳後予未暇徧考齊周地理惟是高氏宇文氏各欲盜魏搆怨最深其分界必須有考方可見二國形勢二國戰地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第十四卷已詳其分界處則莫妙於周書太祖文帝紀云魏大統十六年夏五月齊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鎭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時連

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宏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矣此段最明了北史削去文宣自立突書東伐云云竟不言所伐何國雖不言自可知然有此文理乎廢立是何等大事齊周各自爲紀豈可不互見茲姑不論惟齊周疆域分界處觀此一段約略可見洛陽以東既入齊而梁倚齊援周竟能越齊界伐梁以蕭詧爲之導也說詳第五十五卷詧本鎭南雍州今襄陽府周既滅梁元帝立詧爲梁王居江陵而詧舊所鎭之襄陽地歸於周見周書詧傳

周陳分界

周書杜杲傳於陳文帝時奉使往陳分界陳人以魯山歸周魯山郎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漢口鎮江岸山俗以爲大別者江北地已盡入周矣區區魯山豈能獨守然必至是而周界始直至江岸

隋州最緐

西漢極盛不過郡國一百三周平齊州至二百十一已爲極緐隋高祖開皇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是於二百十一中又分析爲最緐矣故楊尚希傳隋文帝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爲今

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動須數萬如何可充

罷州置郡

隋書百官志云煬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又地理志云煬帝并省諸州尋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大凡郡一百九十按唐虞時九州十二州歷三代秦漢魏晉南北朝其名猶存至隋始革去州名事勢古今不同不可泥古宋書州郡志有揚州南徐州南兗州兗州南豫州豫州江州靑州冀州司州荆州郢

州湘州雍州梁州秦州益州寧州廣州交州越州南齊書州郡志略同惟多一巴州此名爲從前未有魏地形志新添之州名甚多漢晉每州所管郡甚廣地形志則每州所管郡有少至二三郡者并有不領郡之州焉其州名新製者共有五六十梁陳齊周地理無考而州郡總數見隋地志蓋承魏其分析亦多至隋萬不能更爲沿襲蓋卽名稱紛淆已極不便不但十羊九牧如楊尚希所云也

淮南郡

隋淮南郡注云舊曰豫州後魏曰揚州梁曰南豫州

東魏曰揚州陳又曰豫州後周曰揚州此即壽春郡也州名南北互易最爲糾紛乍觀之幾欲目炫矣說已詳前第五十七卷豫治無定一條玩彼文此文自明

蠻左

隋地志末段云南郡夷陵諸郡多雜蠻左死喪之紀無袒踊亦知號泣其左人則又不同長沙莫傜喪葬頗同諸左案北史齊高祖神武皇帝紀天平元年神武上表於魏孝武帝曰荆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蠻左即蠻夷乃當時語崔延伯傳云除征虜將軍荆州

刺史荆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輙自討之是也魏齊周諸書亦皆有之

通古今

見于諸生嗣穫曰隋書經籍志敘首云經籍也者其為用大矣不疾而速不術(行當作)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按許氏說文自序云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隋書本此北史江式傳延昌三年式表曰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又高允傳允荅景穆帝曰史籍

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語亦同韓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欲通古今須有字亦須有史故字不可不識史不可不讀續漢書百官志博士掌通古今學以通古今爲要故特設一官妙選其人以掌之

經史子集四部

隋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案四部之名起晉祕書監荀勗中經簿一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尋前後著錄家皆分爲七如劉歆七略一集略二六藝

略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書略六術數略七方技略王儉七志一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文翰志紀詩賦四軍書志紀兵書五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術藝志紀方技七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道佛附見阮孝緒七錄一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文集錄紀詩賦五技術錄紀數術六佛錄七道錄此皆雜亂緐碎惟荀勗稍近理然子不當先史詩賦等下忽有汲冢亦不可解且甲乙丙丁亦不如直名經史子集故隋志依用而又改移之考宋書殷淳傳

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梁書沈約傳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主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任昉傳梁武帝時爲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第目定焉殷鈞傳梁武帝時歷祕書丞在職啟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張宏策子纘傳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祕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梁作數十百日是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常執四部

書目曰若讀此畢可言優仕矣以上各家所言四部疑皆仍荀勗之舊惟隋志依荀而又改移之自後唐宋以下為目者皆不能違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四

併合各代每一家聚爲一傳

前言南史併合宋齊梁陳似成一代爲非又言以家爲限斷不以國爲限斷一家之人必聚於一篇以一人提頭而昆弟子姓後裔咸穿連之使國史變作家譜最爲謬矣今北史亦用此例后妃分上下二卷上卷皆魏后妃下卷則齊周隋三朝后妃共爲一卷非其類而强相毗附眞成笑端李延壽聊欲以此略顯

所長自謂於舊錦機中織出新花樣無此直鈔胥而已故不得不爾至如魏書有長孫嵩傳周書有嵩之五世孫儉傳而北史則遂以儉入嵩傳魏書有于栗磾傳周書有栗磾之六世孫謹傳而北史則遂以謹入栗磾傳魏書有封懿傳北齊書有懿之族元孫隆之傳而北史則遂以隆之入懿傳如此之類甚多略舉幾條以明之延壽之爲此不但欲使與南史體例畫一亦借以略顯所長耳而於史法則謬矣方敘魏人忽入隋事欲觀周傳偏涉齊朝使讀者左顧右盼顛倒迷惑且似將齊周隋人皆提入魏魏太包齊周

隋太飢殊非著述之體其病正與南史同

若酈道元文士也爲叛臣蕭寶夤所殺亦可憫魏書乃入酷吏明係曲筆宋世軌執獄寬平至使高洋亦重其骨鯁北齊書僅與其兄世良同入循吏義太淺狹北史則以道元升入其父範傳以世軌升入其伯父隱傳郄是然此乃撞著法耳豈眞胸有定見而然乎

楊元感李密

爲魏臣傳而幷楊元感亦入之其祖敷傳中爲周臣傳而幷李密亦入之其曾祖弼傳中其不倫不類專

以門族爲敘全不顧情事顚倒如此若論史例元感等自當別題叛臣

立文宣王廟

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案此太后父也文上當有父字魏書亦無之魏書后妃傳亾後人卽以北史補之故同

后妃傳論

鄭樵詆班固勦襲史記不以爲恥樵妄人也固豈不能自譔者若李延壽則眞無恥矣論全取各書不自下筆后妃傳論雖魏收李百藥元文多亾然延壽之

論悉亦取之於彼論語亂十人馬鄭皆云有文母唐時俗本添臣字然開成石經尚無之而劉原父遂以爲邑姜今觀北史后妃傳論云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則此說出百藥無知妄作唐人啟之宋人踵而甚焉耳

清河王紹毋賀

道武子清河王紹傳紹毋賀有罪將死密告紹遂弑道武賀即獻明后妹此從毋也豈可納而納之及禍宜矣

以禁錮爲禁止

獻文六王元韶傳齊文宣誅諸元餘十九家並禁止之禁止似當作禁錮而北齊書紀傳亦皆作止觀高隆之傳及北齊酷吏傳則知凡禁囚皆云禁止此當時語

高洋大誅元氏

彭城王勰及其嫡子劭魏收比李延壽詳幾倍之凡今魏書所有諸王傳苟係魏書元文非亾闕而後人以北史補之者則無有不魏詳而北略者也至劭之子韶則魏書只以十七字了之而北史敘述甚詳又因韶之亦詳述齊文宣殺元氏子孫事此事北齊書

韶自有傳所述與北史同葢李延壽襲李百藥也若
魏收則齊臣爲齊諱又韶既入齊事不關魏故遂略
之自劉裕始殺故主蕭道成并滅前代之裔至高洋
之慘酷則亘古所無七月大誅元氏而洋即以十月
暴崩適會其時乎抑眞有果報乎若有果報洋不合
良死

殺元氏子孫北齊書本紀甚略惟元韶傳詳之而北
史文宣紀則加詳但元韶傳言死者七百二十一人
與北齊書同而紀言所殺三千人一書中紀傳互異
亦一病洋既因王莽誅劉不盡使光武中興欲盡滅

元氏恐當以三千人爲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序元魏之後聞於唐者甚多宰相一人積相穆宗然所列者皆是後周韓國公謙及隋兵部尚書平昌公巖之後則知元氏惟西魏尚有存者而東魏已絕文成五王等傳末論云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寛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内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可見在唐皆西魏子孫

元韶傳末又贊一段元世哲之從弟黄頭使與諸囚

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此北齊所無畢義雲者見其曾祖眾敬傳末又見崔暹和士開及齊宗室平秦王歸彥傳又見北齊酷吏傳又見循吏宋世軌傳洛州民行劫吏捕案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世軌多原免之與義雲爭執文宣向褒美之世軌卒繫囚皆哭誅元氏世軌歿矣義雲方得志而彼書於元韶傳不言義雲獨北史見之此則北史之善

河陰之難魏之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爲爾朱榮所殺（見榮傳）朝宁幾爲之一空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第四卷云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是也未及三十年而元氏子孫三千人又被高洋盡殺之且前代之翦滅猶不過陰行酖害此則駢斬於市男子無少長皆就戮嬰兒擲于空中承之以矟誅屠之慘一至於此

清河王懌

清河王懌傳褒美甚至而靈太后胡氏逼幸懌事竟未及一見但於論中補云遘牆茨之逼然此事究當以見於傳中爲是北史諸王傳論皆襲魏書魏書諸王傳中有無論者幾卷皆以亾佚而後人用北史補

其實北史本係取之魏書也即如魏書惲傳無論則必是用北史補者而其實北史此傳并論正出魏收手恐係李延壽妄意論中已見之語傳中不必明著其事遂刪去之耳試思如此逆理事竟去之而純用褒詞可乎

宣武誤爲孝武

北史第十九卷一卷之中所列諸王傳內凡稱孝武帝者惟安豐王猛傳附子延明傳末段敘其受元顥委任元顥敗奔梁死莊帝未還孝武初贈太保云云又汝南王悅傳末段敘其至孝武初除大司馬府

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此兩處孝武皆不誤其餘凡云孝武皆宣武之訛孝武帝即平陽王修魏書每稱出帝以其奔於宇文泰也此魏之末帝而宣武則孝文之子在其前相距甚遠李延壽執筆修史而昏謬如此此亦妄人也已矣

代人

北史諸傳首輒云某郡某縣人而第二十卷衛操等二十一卷燕鳳等二十二卷長孫嵩等二十三卷于栗磾等二十五卷古弼等皆云代人此等不可枚舉

皆因魏書盡托跋氏元從部落不可言郡縣故也

以金石爲史料

衛操立碑大邗城南頌魏功德傳中詳載碑詞以金石爲史料始於史記秦皇紀漢書郊祀志今此則魏收元文北史襲之金石之學魏收酈道元闞駰等已重之

崔浩傳誤

魏書崔浩傳言其修國史事共三段初太祖道武帝詔尚書郎鄧淵著國紀未成太宗廢而不述世祖太武帝神䴥二年又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

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史太平眞君中又詔浩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後又云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郄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此所敘雖不相遠屬而實一事盡國史之作鄧淵始之浩及覽等續之其卒則浩與允等成之閔郄請刊遂以構禍胥是物也北史別載監祕書事于前後乃總敘鄧淵等云云以著于著作令史之上則似湛標所請刊但即浩及覽等書於允等無與且似以神䴥眞君兩事爲一事非

也浩之敗雖由自取太武信讒亦爲失刑覯本紀厥後又嘆崔司徒可惜何自相違反德清徐以泰陶尊北史雜咏有云國史成來立石妨頭顱不淨竟罹殃未知書紙傳何語賸有人間念蕪章此詩悲惋有味

長孫幼

長孫道生之曾孫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案魏書本是賜名稚字承業北史因稚爲治之嫌名故於其傳中以字稱而於其篇首又改名爲幼更淆誤矣若直改云賜名承業亦非其實然後人以魏書考之可得今改幼或他處

本當爲㓜者反令人疑是稚矣總之嫌名之諱不可更用他字代崔暹傳暹之元孫休以女適領軍元又庶長子舒據魏書作稚舒去稚字

三公

司徒公太尉公之類北史中甚多此皆古者三公之稱後周人改官制所定蘇綽慕古而爲之後周時古制尚可攷詳于尚書後案近人校此者不識往往去公字非也

斛薛

長孫承業之元孫晟傳仁壽三年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十餘部來降斛薛隋書作斛薩佛書

菩薩薩本薛字故轉寫變改斜之爲斛則形似而誤

博崔

崔㥄傳㥄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博崔謂博陵崔氏㥄自以清河崔氏爲魏崔琰後高於博陵崔也此傳北齊書㥄妄爲氏斬於都市而北史添斬爲九段㥄婿魏收收笑之而北史添縮鼻笑之所添如此殊覺無謂

三處郎中

朱世軌傳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考齊制三公郎中二千石郎中都官郎

中皆屬尚書省故云云也并州長史是外官而耶中是京官云兼者葢遥領之北齊書無此幾句下文稍遷廷尉少卿北齊書直作卿皆當從北史

解巾

刁柔傳初爲魏宣武挽郎解巾司空行參軍前三十五卷論漢末處士皆戴幅巾解巾者解去幅巾將襲章服猶云釋褐也亦見裴俠傳南史亦每用之又第四十三卷邢巒傳附其族孫劭傳又作釋巾義與解巾同

李先傳末世系

李先入魏在皇始初當晉孝武帝太和末其傳末附先之少子皎皎之孫義徽則事在魏末自皎以下一大段皆魏書所無而李延壽附益者舉屬附文毫無關係敘完義徽事下乃又云少子蘭云云此少子則似是皎之少子何則魏書先卒於神䴥二年年九十五神䴥二年當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而蘭於孝昌中以孝行被旌當梁武帝之中世去先歿已百年必非先之少子况前已敘皎爲先少子不應此又是先少子也其下文又言文宣王亶思義徽之美爲其孫景儁爲官景儁之子昭徽入隋大業中隱嵩山其時

代似爲相合但考其世次則昭儁是義徽之曾孫以曾孫而名上同於曾祖旣非鮮卑此事之不可者北史此段敘次雜亂全不明析

毛脩之朱脩之不當兩傳

前論李延壽於薛安都南北皆有傳爲非今觀北史毛脩之傳附以朱脩之而南史毛朱已各爲一傳毛在南事蹟雖多終沒於魏朱在北事蹟雖多終沒於宋沈約本南人況獨脩宋書取其周備槩行收入尚差可延壽旣以一手裁定八代爲二當核其人終南者歸南終北者歸北毛朱兩處有傳謬與薛安都同

司馬休之等一卷

司馬休之等十餘人合爲一卷皆晉宋齊梁之宗室子姓降北者似得類聚之道在李延壽亦若自成一種體例矣然以魏齊周隋各代臣攙令和合究屬欠妥且北齊書有蕭明傳明郎貞陽侯淵明避諱去淵字梁武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子齊送歸主梁祀陳霸先廢之仍歸齊卒於鄴北齊人謚之曰閔皇帝李百藥入之北齊書甚妙而李延壽但入之南史於北史竟不見則又遺漏又有蕭莊者梁元帝嫡長子方等之子也王琳輔之稱帝於郢州後敗亦歸北齊事見

陳書第十八卷袁泌傳此當歸北朝諸臣之列而北齊書漏去李延壽但見之南史而北史反不及亦非

南齊蕭寶夤傳與北史異

魏書蕭寶夤傳敘寶夤於梁武帝破建業執囚將殺之逃入魏歷仕魏朝并屢率兵與梁人交戰直至孝昌三年十月於關中謀反軍敗逃奔万俟醜奴至永安三年爾朱天光破醜奴擒寶夤送京師賜死計寶夤初入魏當魏宣武帝景明初其死則在孝莊帝時矣北史盡取魏書元文而删潤之大略相同乃南齊書寶夤傳則云和帝立西臺以寶夤爲使持節都督

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荊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王改封寶夤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誅若然則與魏書北史大相乖刺且寶夤死於魏莊帝時去齊和帝中興二年即梁武天監元年相隔約三十年此蕭子顯之曲筆也

蕭大圜傳刪非

蕭大圜傳元帝謂曰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又滕王逌問曰

吾聞湘東王作梁史帝紀務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案前載下周書有吾愛之重之爾當效焉隱之下周書有如有不彰安得而不隱前段刪之則成不了語後段刪之則使上下文意不貫

高允與神武爲近屬

魏書三十二卷高湖傳勃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祖慶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書湖少與兄韜俱知名四十八卷高允傳勃海人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

知名案周文帝討高歡檄雖云出自輿皁其家世却不賤神武本紀云六世祖隱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湖生謐謐生樹生樹生是爲皇考然則允之祖即歡高祖允是歡五世內從祖近親屬也歡貴執魏權以允之名德無所追崇恐有亾佚且本紀之體宜詳先世官位而反不言漢太傅後於慶泰湖但云三世仕慕容氏而不著何官亦爲太簡

爲絕羣

崔挺之子孝芬傳早有才識孝文召見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絕羣耳爲

絶㟧當作爲㟧拜紀此後人不知妄改

案入防江諸地名

崔仲方傳隋文帝時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楊素傳隋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趨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以遏軍路素夜掩之銜枚而下破欣虜其衆遂率水軍東下陳呂仲肅據荆州之延洲素遣卒碎其艦大破之陳顧覺鎮安蜀城陳紀鎮公安皆懼

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愚謂蜀漢二江者謂江與漢也巴陵今縣屬岳州府以二傳參觀自巴陵以西情勢可見觀仲方言下抵盆城則直至今九江府德化縣矣自梁末失蜀隋取陳將順流東下故陳人防江西則峽口東則漢口至盆城無可防矣詳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第十三卷

崔季舒蹈龍逢之節

崔季舒因歐魏孝靜帝三拳奮衣而出者陰謀助逆傾險小人也其見殺雖以諫幸晉陽有天道焉李延壽已於孝靜帝紀著其惡而傳多溢美其醜事皆不

著論中至謂其蹈龍逢之節則過優矣北齊此傳與北史全同惟篇首添博陵安平人一句耳葢北齊缺後人以北史補其實北史皆勦襲北齊龍逢云云本李百藥語

鄭述祖傳衍文

鄭述祖傳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

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其末段則云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案還光州刺史句當爲衍文前後皆兗州事不應忽夾入光州一句且後既有總敘則此處不合單出光州齊書無此句

剞

裴延儁傳曾祖奣諮議參軍并州別駕案奣音骨海篇注六合清明南雍本分作天明二字又考歸氏有光三吳水利錄第三卷載元周文英水利書有云劉家港南有一大港名曰南石橋港正係太倉嘉定南北之關西南通橫塘郭澤張涇以至夏駕浦奣子港入吳松江奣子港今尙有此水名土人呼爲廣上聲與骨音全不同

常景解州任

常景傳先云除左將軍又云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以景兼尙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

平北將軍元譚禦之又云進號平北將軍其下文敘至與洛周戰敗之下則云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解州任何必有誤上文景爲徐州刺史及兼尙書爲行臺則已解徐州矣後此未曾授州任此所解者爲何州乎

邢劭傳文襄誤作宣武

邢劭嘗从力而北史及北齊書皆作邵誤也其云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第爲賓客云云武帝當作神武其下文云宣武嘗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親

重之多別引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云云考此所敘皆齊文襄時事而作宣武魏宣武帝相去已遠何致如此差訛疑傳寫之謬李延壽不至此

爾朱榮傳魏書北史互有得失

魏書爾朱榮傳於其上書答詔及歿後褒贈之文皆詳載之誠太繁猥北史刪削爲淨又高歡本榮之黨勸榮稱尊號者見周書文帝紀賀拔岳傳魏書反謂歡武王（即高歡）諫止之此亦飾詞曲筆北史削之極是又北史敘榮謫朝士向河陰長隄遣騎圍而殺之又

有百餘人後至仍於隄東被圍唱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御史趙元則遂出作禪文而太原溫子昇在圍中恥從是命俯伏不應子昇文士而此一事大節皎然甚爲文人生色後被高澄所惡餓死晉陽獄尤可悲乃魏書於榮傳及文苑子昇傳皆不載此一事賴北史表之又榮之子文暢魏書但言其於武定三年與前東郡太守任冑等謀反伏誅北史則言文暢姊爲魏孝莊后後爲高歡所納文暢謀殺歡事敗死皆勝於魏書之諱惡且曲筆書反又以東郡太守任曹爲丞相司馬任冑皆似較魏書爲實其餘榮

歷官事蹟魏書甚周備北史嫌刪削太多文暢弟文略魏書但附見數句北史則詳述其凶悍之行伏法於齊天保末魏書成於天保五年故不及耳至謂文略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收傳亦載之此則大不然魏收因為齊臣但為齊諱飾而已於榮之惡逆未嘗不直書之論云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繹其詞豈受金而為作佳傳者亦本不以

伊霍比榮此斷不可信北史文暢文略事皆取北齊書外戚傳也河陰殺千三百餘人而北史改作二千餘人恐亦欲甚榮罪增加之總之魏書北史互有得失

珍念賢

賀拔允傳父度拔爲衛可瓌所虜度拔率州里豪傑珍念賢等襲殺可瓌同卷有念賢傳亦載此事明係一人彼傳中屢稱爲賢則念是其姓此傳珍字衍周書念賢與賀拔勝同傳衛可瓌彼作可孤無定字

對兄自稱兒

齊安德王延宗傳云文襄第五子也後主聞周軍已入雀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案後主是武成子武成是文襄之弟則後主應呼延宗爲兄自稱兒者齊有呼父爲兄兄者見南陽王綽傳呼　母姊姊見文宣李后傳則對兄自稱兒亦當時語

琅邪王儼見殺

琅邪王儼傳儼以專殺和士開後主使劉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宫鼻血滿面立殺之顏之推家訓教子篇乃云幽薨之推與同時目覩其

事形之紀載而與史不同如此又齊初賢輔首推楊愔遵彥被李延壽提入楊播傳據傳愔爲常山王所殺之推家訓慕賢篇乃云遵彥爲李昭所戮者常山王即孝昭帝李昭乃孝昭之誤程榮輯刻漢魏叢書本如此

齊人避諱

北齊人稱周文帝不稱其名爲宇文泰而每稱其小字曰宇文黑獺者以高歡之高祖名泰也趙彥深名隱乃不稱其名而稱字者以高歡之六世祖名隱也惟竇泰與歡皆以側陋起事覩暱而有功竟未追改其名

万俟普等

万俟普等傳大率多係爾朱榮或爾朱兆爾朱世隆爾朱仲遠輩之部將僚屬後從神武者官位事蹟删去太多破六韓常傳云右谷蠡王潘六奚與魏戰敗没於魏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誤爲破六韓攷魏書又作破洛汗洛又作落周書于謹傳又作破六汗無正字張保洛傳末附見從神武出山東諸將賀拔仁麴珍段琛尉標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凡十人略本北齊書康德齊作王康德此脫字又北史所增者賀拔仁當別有據仁無善人此

當乙漢地理志雁門郡有善無縣酈道元水經注第三卷於河水南過定襄桐過縣西下屢言善無縣尉景厙狄干傳亦云善無人此與後高那肱傳皆云無善人必是明季不讀書人妄改又增范舍樂則據慕容儼傳而所刪者則乞伏貴和及弟令和但乞伏貴和兄弟與韓建業封輔相同投周軍此獨見遺蓋因北齊書止有令和歷官而貴和則缺北史遂削之但貴和事備見綦連猛獨孤永業傳伏傳初從爾朱兆之敗爲神武所獲後以爲親信都督歷河陽行臺洛州刺史雖不詳所終然大略尚可攷令和名慧見隋

書在隋時曾以官爵讓兄則是貴和自齊入周至隋猶存也牒舍樂范舍樂齊書附見慕容儼傳甚詳此張保洛傳末乃又復出牒舍樂事彼此重疊殊屬非體此則齊書之失不如北史將二人俱附張保洛後而於儼傳末删去爲妥又彼書於保洛傳末言牒舍樂武成初爲營州刺史於儼傳末言其歸高祖後爲營州刺史高祖即神武而齊書例稱高祖不稱神武武成二字大誤

彭樂

於齊爲梟將與高敖曹齊名而齊書不著其傳疑脫簡北史有之此其勝本書處至其卷末論曰爾朱殘逆遠效誠欵知神武陵遲隨帝西遷去就之迹未爲失節道元感毋兄之戀荷仰遇之恩思覲懷舊固其

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名並乘機獨運異夫盜竊邑者也此段殊多舛謬大約是傳寫之訛爾朱云云究如其來此上當有鈌文此謂万俟普父子也生謂劉豐生也或稱劉豐或稱劉豐生往往錯見彼時俗如此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名此當謂破六韓常而文意乖剌不可解且不可句姑闕之

慕容紹宗傳刪非

慕容紹宗之從爾朱榮及爾朱兆屢言高歡不可信力勸殺之歡幸獲免後歸歡待之仍厚終得其力此

事雖見他傳本傳亦不可略北史竟全刪之論云紹宗昔事爾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如此則傳與論不相應矣非也

金造遠

婁昭之子定遠傳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金造遠陰與思好通云云案北齊書作郎中令告定遠云云北史誤以令爲金告爲造而又脫定字遂似有一郎中姓金名造遠者閱之令人捧腹絕倒

房謨

房謨傳長約一千五百字北齊書無

叱羅協等不宜附宇文護

各書皆以事類爲叙不依族屬故周書邵惠公顥三子什肥導護而護則自爲傳不附顥下其叱羅協馮遷二人因護而進故附護傳齊煬王憲文帝第五子而別爲傳不與他子同傳類聚之道如此李延壽專以族屬爲類不論其人之事蹟多少關係輕重及其爲人之賢否凡臣皆然何况帝室故遂以護憲併入諸兄弟共卷既如此則協遷二人自宜別傳乃仍附護傳得無自亂其例乎

萊王衍

周室諸王傳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衍云云萊王周書作鄴王未知孰是衍彼同但靜帝紀本諱衍後改闡然則衍當作術

周宗室諸王名

周宗室諸王爲隋文帝所殺見於周書者曰胄曰洽曰椿并椿之子道宗等五人曰衆并衆之子仲和等二人以上皆宗室曰寔曰招并招之子員等五人曰乾惲曰純并純之子謙等三人曰盛并盛之子忱等五人曰達并達之子執等二人曰絢曰逌并逌之子

祐等四人以上皆文帝子孫曰混孝閔帝之孫曰賢并賢之子宏義等三人曰貞并貞之子德文以上皆明帝子孫曰贊并贊之子道德等三人曰贊并贊之子忠等四人曰允曰充曰兖曰元以上皆武帝子孫曰靜皇帝曰衎曰衍以上皆宣帝子共計殺五十九人北史於某王之子某等名往往刪去不載謬甚周書元偉傳末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保全之云云愚謂以宇文泰之寬仁當食美報然其子孫爲高歡所殺者有之爲宇文護所殺者有之自相翦屠者有之而尤莫甚於隋文帝之多殺此天

道之不可問者若周書不傳徒倚李延壽使枉死者名不得具於史隋惡不甚彰宇文氏之冤不甚白矣虞慶則勸隋文盡滅宇文氏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然慶則終見殺德林屢被銜而善終則善惡之報究不爽云

達奚武等傳

達奚武等十四人共爲傳一卷諸人皆賀拔岳之部曲後從宇文泰即周太祖文皇帝者內惟蔡祐常善田宏三人非從岳起家者其餘十一人進身多同而其戰功亦約略相似恰好與前齊臣万俟普等皆爾朱氏部

曲後歸高歡齊高祖神武皇帝者同爲一卷遥遥相對位置頗佳但如常善辛威庫狄昌田宏其戰功大率皆以擒竇泰復宏農戰沙苑河橋等處與他將無甚優劣北史乃獨於此四人盡削去徒敘其歷官寥落數語其傳幾若可以不作者或詳或簡率意爲之殊無義例

王傑等傳

王傑等十餘人大率從魏孝武帝西遷者故亦同爲一卷內王勇亦由賀拔岳部將起因與王傑以賜名牽連差有說李和亦由賀拔岳僚屬起或因係文官

不入彼卷然各卷文臣與武將本自叅雜此已覺無義至於耿豪的係賀拔岳部將後歸周而戰功正與達奚武輩同宜在彼卷而反入此卷又如泉仚李遷哲楊乾運扶猛席固任果皆係南朝臣後入周者正係別自爲類故周書合爲一卷李延壽乃攙雜入王傑等卷中尤非其類但圖幷省卷數而已泉仚周書作泉企企字思道作企爲合

隋宗室諸王

宗室諸王傳應居羣臣之前隋書乃閒厠於李德林傳後北史提前又隋書以疏屬河閒王宏等爲一卷

居前以滕穆王瓚等爲一卷皆隋文帝嫡弟姪反居後北史則幷爲一卷篇首云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整及滕穆王瓚與弟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衞昭王爽並異母此其長幼之次隋書不言北史嵩則有據而卷中先後即依此次敘完四王方及宏等於親疏長幼爲順隋書則首瓚次嵩之子次爽次方及整之子似欠順其實李延壽意不過欲以遷移見長耳嵩與整皆死於周世在隋文帝未受禪時故標題以其子爲主於子傳中追敘其父不依整等長幼爲次於理亦通其宏等卷中觀德王雄則北史

已先提入其父紹傳在周臣之列故於隋宗室中削去不載此亦不過專敘諸牒門族之故習而已惟整傳詳載隋文帝憎嫉同生二弟語一段反覆二百餘字周書所無此則北史之能補益者

高熲等傳

隋書以高熲與蘇威同傳韓擒虎與賀若弼同傳以熲威皆隋宰輔威又熲所薦雖行迹不同理宜合敘一篇韓賀隋之大將武功最顯合敘更宜北史則威已提入其父綽傳在周臣中擒虎提入其父雄傳弼提入其父敦傳亦皆在周臣中强以牛宏李德林配

類殊覺不倫不見韓賀隋武臣寥落甚矣如此作史甚不便於觀覽

梁士彥子五人

梁士彥傳末既云有子五人而其下只出三人名蹟餘二人并名不見則上文五人二字無謂當从隋書補

子都督烏丸軌

達奚長儒傳周文帝引爲親信以質直恭樸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

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云云案于都督乃帥都督所統也一作大都督非烏丸軌即王軌梁士彥傳與此傳作烏丸軌本姓烏丸氏

二王同謚

代王侑越王侗皆隋煬帝元德太子之子侑爲唐高祖所立侗爲王世充所立皆被弒耳隋書侑紀侑以武德二年五月殂其下不言唐志也北史亦然此不足怪惟是隋書王充傳（避諱去世字）有侗死之年無月侗傳則侗約以世充僭號之後月餘被弒僞謚爲恭皇

帝北史世充傳先言廢侗陰殺之下言僭即皇帝位徵譏討二王被弑幾幾同時侗稍在前亦不過旬月事世充僞謚曆殆未之聞是以同謚爲恭不謀而合

孫靈暉附石曜

儒林孫靈暉傳附馬子結因同爲南陽王所薦及之耳至石曜當另傳不當附入且論其行事宜入循吏不應入儒林也

十三家

劉炫自陳于吏部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

有精粗並堪講授所舉凡六家而云十三家者僞孔安國尙書傳鄭康成周禮禮記注毛詩箋尙書論語注王肅周禮禮記毛詩尙書注何休公羊學服虔左傳解詁杜預左傳集解也

晉陵王孝式

文苑傳序齊後主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晉陵二字衍齊蕭放上亦有蘭陵二字北史刪之此誤留也

逋峭

齊文襄引溫子昇爲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橥宋人小說魏收有庯峭難爲之說人不解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問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取其有曲折峻峭之勢耳言人之儀矩可喜者曰庯峭就其說庯似與逋同而誤爲魏收語也

溫子昇等不當入文苑

李延壽諸論皆勦襲而北史文苑傳序忽滔滔自運縱筆千言取舊者甚寡然按其實皆浮詞耳溫子昇

傳皆與魏書同而篇末弟子盛以下數句彼無增補有小益但如子昇及許善心魏書隋書因係大人物皆爲列傳卽欲改亦宜改入節義益子昇之不死於爾朱榮特其幸耳二人皆志在成仁者李延壽妄以己意改入文苑此何爲者

茹瞻

樊遜傳末忽附茹瞻無所係屬與史例不合齊書無

朱長生等傳與魏書異

朱長生于提使高車不拜其王阿伏至羅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

內附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求魏作降長生上魏有惟字無下又字與北史不同似以北史爲正

沙門靈遠

藝術劉雲助傳沙門靈遠者有道術嘗言爾朱榮成敗頴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案沙門靈遠語齊書以爲葛榮言北史當別有所據

信都芳

信都芳魏書附傳齊書亦有傳北史所載周鄂宗序則兩書所無有然甚多缺誤

何稠傳錯誤

何稠傳象州逆州開府梁毗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帥李大檀象州逆下刻本訛舛當移帥杜條遼至分遣建十八字屬于下而接以州開府云云

封譙國夫人

烈女譙國夫人洗氏傳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涼

太守寶聘以爲妻寶卒追贈寶爲廣州總管封譙國夫人幕府總管下脩有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仍開譙國夫人幕府十九字應補去封譙國夫人五字

鎭鄴大丞相

僭僞傳慕容寶卽位以德鎭鄴大丞相案魏書云以德鎭鄴後拜丞相此云鎭鄴大丞相文義欠通

後梁最難位置

史家最難位置莫如後梁蕭詧三世矣詧初附於西魏似應入魏書然其時名雖魏實宇文泰秉權不入

魏而入之周可也詧亦於周代謂之純周可也其子巋其孫琮皆隋人又當入隋書但巋琮方爲隋臣豈得因子孫歸隋追命祖父爲隋乎似應仍歸梁但梁元帝雖無人道畢竟侯景係其所討誅不得不以正統歸之舍此梁統幾無所系然則詧是元帝之逆臣若入梁書將舍敬帝而以詧嗣元帝列於本紀有此理乎若與正德輩合傳列於侯景之前又覺太過梁元帝無故聽讒殺桂陽王慥滅河東王譽詧救譽結怨逃亦附魏豈與正德等比且正德等轉眼即亾詧稱帝三世存梁祀三十三年亦未可爲列傳輾轉思

之無可安頓故令狐德棻不得已而附周書末然多所牴牾名實不副究屬欠妥李延壽於北史末別立僭僞附庸一目而入之但赫連勃勃等於魏爲敵國後梁於周隋爲臣屬二者何可强合愚謂此特礙難作傳耳若竟作傳以詧入周書以巋琮入隋書似可總之史家最難位置莫如後梁

田杜青和

蠻獠傳蠻帥田杜青和及江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云云杜青和與上田杜青和自是一人二者必有一誤

無車有輿

西域傳嚈噠國其國無車有輿車輿不知何別疑有字衍

高車脫文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高車丁零以爲下魏書有敕勒諸夏以爲六字北史無魏書缺本以北史補之是今刻本脫非北史本然

北史例異於南史不可解

南北史雖裁成一手儻南史所有北史不當有者原不必一律若南史以侯景等別標一目曰賊臣傳甚

確乃宇文化及親弑其君而北史入之其父述傳幷同黨司馬德戡裴虔通亦附入縱隋煬罪浮桀紂化及非奉天討之人至王世充僭卽僞位弑皇泰主亦爲列傳則何以服侯景等乎隋書以化及世充列末卷在與誅之後極是中常侍宗愛弑世祖太武帝叢立吳王余又弑之連害二主惡逆重大乃不目曰賊臣而但入之恩幸此其體例之不一而甚不可解者也北魏書以宗愛入閹官傳尚差可而北史改入恩幸則大非南史於諸列傳之下首次之以循吏次文學次孝義北史則以循吏居各傳後此又何義乎

都督總管書法

魏收官氏志於魏官制皆據高祖太和中所議定著於令者而分作兩番敘次前番所列第一品下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此因漢大將軍而變稱之尊比三公權任尤重與在外府州之都督無涉此下從第一品上內有都督府州諸軍事第二品上內有都督三州諸軍事第三品下內有都督一州諸軍事若刺史則但有司州餘不見此不可解俟考其後番所列乃太和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帝崩世宗班行以為永制者此內不見都督府州及三州一州等亦不知何故而司州改名牧第三品有上州刺史從第三品有

中州刺史第四品有下州刺史隋書百官志下隋州置總管者列爲上中下三等總管刺史加使持節前論南史書都督刺史之非已見六十四卷魏制與南略同周改都督爲總管義則一也今覩北史長孫儉傳書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總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荆州刺史是爲得之其他傳每改云都督某州刺史又云某州總管皆非也一書之中而有得有失參錯不齊義例無定故也周書於儉傳所載官銜不詳當以北史爲正至其云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十五州上當有荆襄等

三字其云轉陜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陜州刺史七州上當有陜熊等三字大約北史各傳所書官銜惟儉傳爲最得而尙有此二失史家敘事貴簡潔獨官銜之必不可削者任意削之則失實欲刪支詞何處不可刪豈須在此等處省幾字乎若陸俟傳末附陸馛傳云除使持節都督恒州刺史魏書則云都督恒朔肆三州諸軍事北史例作都督某州刺史與南史同如此類者甚多此書都督而謬者又若于翼傳云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四年轉宜陽總管又除河陽總管周書則云安隨等六州五防諸軍事安州總管

陜熊等七州十六防諸軍事宜陽總管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北史所書去其總統之州此又書總管而謬者其周書以安州刺史爲安州總管此周書失之總管當在安隨等之上北史不能改正而反甚之則不足責矣未暇條悉略舉一隅以見之

高琳傳天和三年爲江陵副總管周無副字攷下有總管田宏則當有副字此北史之補之而得者副總管他無所見惟見於此隋地志亦不載

字體不正

顧氏金石文字記第二卷於後魏孝文帝弔比干碑

摘其別字數十并引顏之推家訓江式上表（見北史本傳）後周書趙文深傳魏書太武帝始光二年本紀因論文字之不同人心之好異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凡說文所無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時後之君子旋覺其謬自唐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張參作五經文字唐元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歸於一顧氏此論最爲精確愚謂史以紀事傳信較碑版尤要南北各書既多別體李延壽全不知小學仍訛踵謬觸目皆是前於南史已論之矣今觀北史如以𢛳爲㥁（見齊神武帝紀興和

四年以驗為騐見長孫嵩傳以鐀為櫃魏宗室常山王遵附其曾孫暉傳禁中要客事暉奉旨藏之於櫃說文有鐀匱無櫃以几為机景穆十二王傳下刀筆小人正堪為机案之吏以筭為笇魏孝文帝太和七年紀復租笇魏書本作筭以殺為煞見敬宗孝莊帝紀末家豬其左肵肋有髮為文下分腳為四點以投為透齊神武紀孝昌元年卒文襄等逃文襄落牛段榮透下取之透下北齊作遽下說文卷二下辵部透在新附字體不正如此未能饒舌隨舉若干條以明之

亦有俗書已誤而此尚存古者如以廂為箱神武紀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說文無廂字以擒為禽于栗磾傳見熊羆致御前尋禽獲韓雄之子名擒虎北史既避諱去虎字而擒仍作禽不加手以賑為振魏書賑字北皆作振又隋李士謙傳家富以振施為務說文卷六下貝部無賑以餒為餧崔逞傳附頤子約傳病卒謂兄子賾曰汝能勉

之吾不倭矣但倭國傳當从委反从委則二文相亂此皆偶合未必因識字能如此

避諱之例

避諱之例南史已極糾紛北史尤甚如以虎爲武見魏高宗文成帝興光元年紀武頭龍頭本虎頭又以爲豹見魏高祖孝文帝太和三年紀薛豹子本虎子淵爲泉見高宗文成帝興安二年紀天泉池本天淵池又以爲深見崔浩傳字伯深本伯淵世爲代蘇綽之子威傳代族貴賤本世族民爲人見高宗文成帝太安四年紀宰人本宰民又有因人名犯諱改稱其字者如劉延明本劉昞而稱延明見本傳李騫弟仁曜據魏書亦本名昞而稱仁曜見序傳鄧彥海本鄧淵而稱彥海見天興元年本

紀長孫承業本長孫稚因高宗治之嫌名稱承業見魏肅宗孝明帝正光元年紀又有二名犯諱去一字者如韓擒虎爲韓擒見隋高祖開皇八年九年紀蕭淵明爲蕭明見齊文宣帝天保六年紀北齊書同王世積隋煬帝時人隋書有傳而北史爲王積見高熲傳又有不改其字而直稱爲諱者如李虎直稱爲李諱見周文帝紀周書則作虎令狐德棻同是唐人彼乃校者改又有以一字而改爲二字者如趙剛之子仲卿傳仲卿爲政猛時人謂之猛獸此隋書諱改也而北史又改云時人謂之於菟又有改之而即自明言之者如李煥傳始平太守景下云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是景本名昞長孫儉傳本

名犯廟諱是齊本名糾例之不一如此校者每改從本字或添一字如王雅傳仍云子世積而改之未盡者亦多至前代之君史家例無諱隋煬帝名廣北史不諱而李德林傳獨以廣爲諱尤謬

李延壽進南史北史表自稱鳩集遺逸以廣異聞去其冗長揚其菁華云云見錢希白南部新書庚卷愚謂延壽所鳩集者豈無小益若云去冗長則所去往往不當揚菁華則菁華被割棄頗多延壽自稱太夸矣予循文指摘記于上下闕處殆徧欲悉著于篇恐嫌累墜今於南史存其十之七八於北史存其十之

二三云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一

趙瑩修舊唐書

吳縝進新唐書糾謬表云唐室三百年傳世二十帝興衰之迹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興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我仁宗皇帝臨文咨嗟申命名儒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成二百餘卷案舊唐書向來皆云出劉昫宋刻每卷首列昫名此乃以爲趙瑩新五

代史褋傳劉昫傳當後唐有監修國史之言國史郎
唐書至趙瑩傳則無此語薛居正舊五代史瑩傳瑩
於後唐位尙卑晉高祖時方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監修國史後唐以唐爲本朝故稱國史至石晉華命
似不得復名國史但此書始自唐明宗之長興成於
晉出帝之開運歷年宰輔皆領其事俱以監修列銜
晉人遂仍其故稱而吳縝因有趙瑩修舊唐書之語

舊唐書各種本不同宜擇善而從

劉昫等旣修唐書後宋命宋祁等改修爲新唐書而
昫書稱舊唐書久之遂廢明嘉靖十七年聞人詮等

重刻成序稱弭節姑蘇窮搜力索吳令朱子得列傳於光祿張氏長洲賀子得紀志於守溪公遺籍俱出宋時模板云云觀此則聞人氏據宋板文氏徵明序云是書嘗刻於越州登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爲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云云而其下又有聞人公得舊刻數冊徧訪斷簡校閱就緒云云繹其文則聞人所據乃別一宋板非朱倬本也錢敏求名逸常熟人藏有至樂樓抄本不言出於何人葉石君名萬一名樹蓮吳縣洞庭山人徙居常熟諸生　本朝康熙初卒年八十借得以校聞人本多有不同張石民名源又借得石君校本以校近沈詹事等

考定琹本石民跋稱葉氏所據抄本係影宋抄每卷末有校勘人名有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鹽茶司幹辦公事崔文昭蘇之勤等名末卷有朱偉名然則至樂樓抄本即是紹興本此本既與閩人本不同則知閩人本乃別據一宋刻而非朱偉本蓋明但抄本亦不全僅得其半抄本闕者葉校亦闕石民既用硃筆臨寫葉校又於閩人本與近本不同者用黃筆注逐條之旁竊謂校書之道貴擇善而從狥今而媮陋泥古而迂癖皆病也閩人本與抄本各據宋板未見抄本必是閩人必非近本改易閩人本處亦有可從觀葉張兩家大都榮古虐今意

見稍偏乎從阮薑畝（名學濬山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編修）借石民本從李禹定（名大夏吳縣人）借閩人本讐勘近本以己意裁取不盡從葉張彼校善者從之但稱校本不標孰爲葉孰爲張閩人本則稱原本

通鑑取舊書

文序云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於新書無取焉愚謂通鑑於五代亦多從薛史且其文反繇於歐史可見司馬公不甚取歐宋

宋歐修書不同時

吳縝新唐書糾謬自序云唐書紀志表則歐陽公主

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又云其始也修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修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又胡宗愈奏請進糾謬云新唐書乃歐陽修宋祁所撰修撰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畧不同故其所書事迹不免或有差誤云云愚攷二公修書不相通知其實乃本不同時也考宋史第二百八十四卷宋祁傳言其修唐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祐寶元康定至慶歷中告成以書成進左

丞云云凡閲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常以稾自隨此言十餘年而吳縝則云十七年又言二十年又第三百十九卷歐陽修傳於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一段之下即繼之以知嘉祐二年貢舉云云則修之修唐書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稿成時相去已十餘年其下又繼以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而此下又接云修在翰林八年云云則修書凡歷六七年之功書成上距祁稿成約又二十餘年矣更證之以歐陽公年譜文集分爲十編者附有此譜雖不見撰人姓名要爲可信逐

年鑿鑿指出至和元年甲午八月戊申詔公修唐書嘉祐五年庚子七月戊戌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然則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吳言十七年者專指初次宋所修而言云二十年者合前後兩次所修而言祁與其兄庠同登第授官史言天聖初而歐公之登第授官則天聖八年年輩名位稍在其後祁不爲紀志表非以讓歐葢用其所長先撰各傳餘姑闕如歐學問文章與祁異趣成名之後天下重之甚於祁未必肯壹遵祁軌躅上二百五十卷時恐或有改竄祁稿者

吳縝自序哲宗元祐四年作中有云書自須行迨今幾三十載又云方新書來上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校勘若校勘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讐對則二三胥吏足辦何假文館之士必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乃稱其職而五人者曾無建明但襲故常惟務喑默自後遂頒之天下按自元祐四年逆溯至嘉祐五年恰三十年蓋上進未幾即頒行然則宋雖撰傳而總滙裁定實出歐公一手

修書之年以宋歐兩傳爲據可無復疑而曾公亮進表列刊修官歐陽修宋祁范鎭王疇宋敏求呂夏卿

劉羲叟歐在宋前者以書成於歐手其實則宋先歐後又言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五十卷此皆不足泥進表又云唐書紀次無法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補緝克備一家云云舊唐書成於晉開運之末順數至嘉祐五年凡一百十五年此五十二字當乙

歐宋不采唐史料諸書辨

邵錫蔭曰唐之史料非不備也義寧武德中有溫大雅之起居注房元齡許敬宗敬播之三帝實錄若姚思廉之貞觀紀傳顯慶中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劉允之楊仁卿崔允又續之龍朔中許敬宗又補

之此則唐開創及盛時所紀載也長安中劉子元朱敬則徐堅吳兢奉詔更撰唐書自創業至開元備是矣而則天高睿中宗諸實錄又出於子元兢所修蕭嵩韋述賈登李銳相繼纘錄此唐中葉所紀載也安史之亂史書散失而柳芳有唐歷若韓愈之於順宗蔣乂韋處厚獨孤郁之於德宗韋處厚路隨沈傳師之於憲宗路隨之於穆宗李讓夷之於敬宗魏謩之於文宗韋保衡之於武宗皆有成書宣宗時又詔蔣乂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續成柳芳唐歷此則唐末世之書可覆視也歐宋諸君一切屏置何怪用意

者入奇澀鋪陳者入迂疎哉愚謂溫大雅以下衆家亾者多存者少不知邵氏何由而知歐宋一切屏置不用此說存疑

二書不分優劣

曾公亮進新書表云唐三百年治亂興衰宜其粲然著在簡册而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惟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宋人之詆舊書如此欲事改修自

不能不痛加指斥今平心觀之二書不分優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長至其所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辨說詳後各條中

楊氏循吉曰劉昫等撰述詳贍妙極模寫足以上追史漢下包魏陳信乎史之良者無以加矣奈何宋之慶歷又出新編大有增損舊書湮茂君子不能無病諸雲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史可以新掩舊哉吳兢韋述令狐峘皆金闕上彥操筆石渠劉昫等因三人舊文爲書即舍相踵既出蝸坳親見又遇劉司徒之博洽乃克成書怨有攸圖殆不其然楊氏此論矯枉

過正不得其平

新書最佳者志表列傳次之本紀最下舊書則紀志傳美惡適相等

竇苹董衝新唐書注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唐書之竇苹董衝注吾無取焉考董衝新唐書釋音二十五卷汲古閣無明南監板有此出宋人手便覺空疎誠如胡說不及何超晉書注其竇苹注則亾矣羅泌路史國名紀第四卷辨桼蕪縣地名條論第十卷論濟水各引竇苹說一條殆即唐書注文又戰國策高誘本宋刻第二十一卷

趙策盡歸中山之新垒無名氏校注云新唐史集韻
皆云武后所製字寶華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
戰國策抑別有所據

新唐書糾謬

吳縝新唐書糾謬二十卷自序云此書訛文謬事歷
歷具存亍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
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若廣以它書校之
則穿穴破碎當不止此愚謂只就一部書中搜求吳
自言寡聞固矣然且不必論其廣以它書校否也可
笑是并舊書亦絕不一參對爲太省事耳其指摘郄

亦有精當處

舊書目錄脫誤

舊書目錄脫誤者如楊恭仁傳恭仁之曾孫睿交睿校本作脊傳同此因相似而誤高祖子號王鳳校本作元鳳傳同然新書亦無元字則未見校本必是良吏權懷恩傳下小字注叔祖萬紀四字近本從宋本添

新書目錄脫誤

新唐目錄后妃傳下宣懿韋太后下注尚恭宋君昭恭當作宮又十一宗諸子傳自奉天皇帝琮以下凡

三十八人此內有有事迹者有無事迹者考之傳中人數衆多或見於目或不見於目知目乃隨手開列參錯不可據也儒學傳下吷助下應添趙匡陸質小字旁注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